



綠色的列車

謝京珍 著

綠 色 的 列 車

謝 京 珍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四個短篇。

“韓師傅”寫一個農村手工業者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飛躍發展過程中的思想鬥爭和轉變，反映了農村手工業者如何組織起來為農業服務。“綠色的列車”通過復員軍人宋得勝回到久別的故鄉所遇到的一件故事，反映了農村和農民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摸魚’的故事”寫一個退了社的農民，在上了別人的當后的思想變化，也從側面表現了互助合作的優越性。“種冬麥”描寫農業合作社如何在具體的問題上幫助、教育農民，使他們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綠 色 的 列 車

謝 京 珍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66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271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1/8 字數 41,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000 定價(6) 0.19元

目 次

韓師傅.....	1
綠色的列車.....	19
“摸魚”的故事.....	35
種冬麥.....	53

韓 師 傅

一

自从运起進城去以后，韓师傅就病倒了。

在这方圆三五十里地以内，誰不知道大楊庄韓师傅的手藝高明呢。同样一把鐮刀，凡是經韓师傅手打的，即使磨成像手指一样的細条条，还可以当剃头刀子用。只要上面印着“韓”字的鋤头、糞釵、以及小鍬、菜刀……都是一直到磨成“头头”，從來沒回爐修理过。至于做細一些的活，任你点出什么花样，譬如哪个地方要个“麻花劲”，哪个地方要个“太陽圖”，……等他打好以后，保險叫你只能說个“好”字！

韓师傅为人非常厚道、講朋友。凡是不需要添补材料，只过过火，动动手工的零活，从不收人家分文錢。假使有哥兒們覺得过意不去，硬把錢丟下就走时，他会立刻搭拉下臉，气呼呼地說：“咱們不都是一滴汗掉到地下碰几瓣子嗎？怎么这样看不起人！”說着就連忙赶上去，先把錢塞進人家口袋里，然后笑嘻嘻地拍着人家的肩膀說：“下回再說吧。”

現在，韓师傅已經五十多歲了，脊背有些弯，头髮已白一大半了；但伸出胳膊來还是榆木杠子似地滿有勁。可到底“日月不饒人”，一做活時間長了，鉄青的臉上，老挂着几道棉籽油

一样的黑汗。但他没有表示“吃累”过。有一次，他伤了风，咳嗽得很厉害，家里人劝他歇两天。他气得瞪着两眼，说：“想叫我养病呢？还是想叫我害病呢？难道养鱼可以拿出水来喂吗？”

“韩师傅病了！”这话谁会相信呢？他那么壮实！

韩师傅的草屋门前，不断来往着来看病的人。屋门的阴影已经把大半个房间的光亮遮去，窗口又被布片塞得严严实实，所以刚从外面进来的人，很难马上看清韩师傅是怎样躺着的。过个半袋烟工夫，才能渐渐瞅见：韩师傅躺在一张低矮的床上，脸朝着墙角，靠在叠得高高的被子上，脸色很不好看，瘦了，也更黑了，不过当一有人进来，他扭头向外望时，他的眼睛，还忽悠悠地转得很有神彩。

来看病的人低声地问这问那，轻易得不到韩师傅一两句回答，主要由韩大娘里里外外应酬着。她，虽然才四十来岁，但两腮已深深地凹进去了，黄巴巴的脸上布满着皱纹，显得比丈夫还衰老些。她一会儿站在门口，一会儿坐在丈夫床沿上，也不多言语，有人问起来，她总是重复着这两句话：“谁知道他害的是啥病呢？头也不大烧，老出长气！”

村长兼党支部书记杨永发进来了。他和韩师傅谈了几句话，也没问出什么原因来，遂转脸对韩大娘说：

“我到西庄请张先生去，大娘。”

“对，快点，你骑我的骡子去。” 三海从一进来，脸色就木呆呆地蹲到墙角里，一句话也没说。现在忽然振作起来。但马上他又纠正自己的话说：“哎，别去啦，永发哥。那天区上通讯员不是说张先生到县里开会去啦？”

大家几乎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永發轉過臉來，向大家望了望，看見大家的眼睛正一齐望着他，他便对大家說：

“咱們挤在这里人太多了，回去吧，讓他老人家好好歇歇。”

永發跟着大家走出門口，故意慢走了几步。等大家走远了，連忙轉回身來，把声音压得低低地叫韓大娘出來，想問問韓師傅得病前后的詳細情况。韓大娘向里面瞟了一眼，便往外走。

“永發嗎？進來吧！”剛才韓師傅就想和永發說說心底里的話，可是人多，不方便。現在听声音只永發一个了，遂把他喊進來。

“永發，我一輩子的汗，可都白……白流了啊！……我一輩子可沒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啊！可是运起，啥都光找我的别扭。你知道不知道？手藝完啦！……”当永發在床边坐下来时，韓師傅有气無力地像自言自語地說。

永發听了，虽还没有完全摸清头腦，但也猜到了几分，心想：“沒听说他們父子生过气呀？看样子也不像因为父子生气，这大概是他心里有了什么疙瘩吧。”他想向韓師傅再問得詳細些，可是韓師傅却長長地嘆了一口气，再也不願說下去了。

二

当韓師傅还穿着露襠褲时，便跟着父親拉風箱，打二錘（学徒看着師傅的領錘打几下，自己也打几下，叫打二錘），做些零星活兒。父親随时随地指点給他：應該怎样拉風箱，怎样

拿錘，怎样看火色……。并且常常用沉痛的声調向他說：“你爺就常給我說：打鉄是憑良心的手藝，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可不要把這手藝丟過呀！……”可是恰當孩子才十五歲，大錘還舉不起來時，父親却因多年積勞而成的癆病下世了。給孩子留下的財產，除掉一套家俱、一座住房以外，連塊插杆子的田地都沒有。但年幼的韓師傅仍然選定了父親走過的路子。

不知托了多少人，賠了多少好話，磕了多少頭，終於找到了位師傅。雖然師傅脾氣很乖戾，常常無緣無故地發火，但韓師傅認為：學本領，不能沒有“苦頭”，正像在學好本領後，不能沒有“甜頭”一樣，所以啥“苦頭”他都咬着牙咽下去了。

出師以後，韓師傅回到家里，自己開起爐來。二十來歲的韓師傅，他一邊做着活，一邊幻想着：只要苦苦的干，啥時候就能把家俱添補一下，啥時候就能“成”個“家”……他一想到這里便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

韓師傅三十來歲的時候，他的希望實現了。家俱添設得齊齊整整，尤其使他感到滿意的是買了個新砧子。“家”也“成”了，添了個孩子，他親自給孩子起名叫“運起”。但當時窮人家的好日子比麟角還稀，壞日子比牛毛都稠。日本人在的時候，韓師傅熬持了八年；日本人投降了，他想這下子总算盼到了頭，誰曾想蔣介石又燃起了內戰的烽火，在這個廣闊的平原上燒起來。先是派糧、派款、派壯丁；接着是搶糧、勒款、抓壯丁。農民們從年年度春荒，變為一年到頭四季荒。他們自己把地犁得松松軟軟，但不知道長出來的莊稼歸誰收？田里雖然鋤得干干淨淨，鋤草的人卻吃不到自己種下的糧食！在這種境況

下，誰還有心思有力量置辦農具呢？當鋤頭鋤不動草根時，拿鋤的人會說：“將就一季吧！”當鐮刀割不下來庄稼時，拿鐮的人也會說：“下季再說吧！”於是“下季”“下季”地推下去，韓師傅就沒有活做了，只好隔一天生一次火，隔兩天，隔三天，四天……

解放後，大楊莊進行土改時，農會里看到韓師傅的手藝收入不夠糊三個人的口，同時他一家人鬥爭地主都很積極，尤其是他的兒子運起對農會里各項工作都肯上前，就分給韓師傅一個半人的土地。從這時起，韓師傅老兩口在家照顧門面，運起就去種地。家里忙時，孩子幫助父親；地里忙時，父親幫助孩子，小日子便慢慢地過得像模像樣起來了。

誰能說出有了土地的農民，那個生產勁頭有多大呢？這家不想叫地里長一根草，那家不想叫家里有一塊坷垃；你想把家俱搞得很应手，他想把家俱搞得既齊備又漂亮。韓師傅家里總不斷人，不是這個說：“怎么今天不生火呢？我要打兩把鐮刀！”就是那個說：“韓師傅，我也缺兩把鐮子！”……於是韓師傅的滿臉皺紋展開了，心想：“毛主席領導得真好，打一輩子鐵了，都沒接過这么多活！”便咧開嘴笑嘻嘻地說：

“只要當緊用，明天來取吧！”

村里組織起互助組以後，韓師傅更忙了。一天生一次火，還是做不完活，便加了夜班，運起回來還可以幫幫忙。不久，運起當選了副村長，韓師傅腦子里震蕩了一下。“家里活咋辦呢？……噯，怎么這樣糊塗！咱這口飯从哪里來的呀？還不趁着自己并不老，叫年青人去跟着毛主席為大家多辦些事

情?……”他想到这里，覺得臉上一陣發燒，便上前一步，緊緊地抓住运起的手，說：

“小子，好好干去吧！这会兒可是咱們当家作主的日子啦。”

一天，运起吃过晚飯，正要往外走，忽听見父親在爐棚里喊：

“我多少年可沒这样打过鉄呀！”

运起从沒听过父親这样的声音，便急忙轉回來，向爐棚走去。

韓师傅一手拿着鉄錘，一手拿着火鉗，运起娘也拿着把錘。韓师傅的臉上眉飛色舞的，只听他手里“咔嚓”一响，那像蛇头似的火鉗，猛然伸到烈火里，鉗出塊紅艷艷的火星四射的鉄塊放到砧子上。

“你說，从買來这新砧子，我多回像这样有心勁打过鉄呀？”接着便“叮叮当，叮叮当”响起一片清脆的鉄錘声。

运起娘和运起同时笑了，韓师傅也咧嘴笑了。他們都一齐抬起头來看着牆上的毛主席像，毛主席也那么欢悅地笑了。

三

秋天的太陽仍热烘烘地炙着田野。低低下垂的閃着金黃色的谷穗和紅艷艷的像着了火一样的高粱地，構成了一幅丰收的圖画。村里、村外，男男、女女，正緊張地准备着秋收。韓师傅日夜在爐棚里为大家赶做着家俱。前几天，韓师傅曾向永發几个人建議：最好把附近几家爐房“联合”起來做活，这样就不至于有的过忙，有的沒活可做。韓师傅为的是怕自己忙

不过來，耽誤大家的生產。永發答应了。說起來是實在的，韓師傅近些天忙累得兩眼珠上都布滿了血絲，但他对每一个來催活的人，还是說：

“当緊用，明天來取吧！”

突然，村里有了風声，說：“互助組里要買洋犁子、洋耙啦！以后，鋤地就不用鋤頭，割草也不用鐮刀啦！……”韓師傅听到后，並沒有明确表示意見，只覺得好笑。“洋犁子、洋耙就不是鉄打的嗎？人，比啥都能，可几輩子听說過鋤地不用鋤頭，割庄稼不用鐮刀啊？”他認為這跟好說稀罕話的人，說太陽会从西边出來差不多，反正不能堵住人家的嘴，听就是了。

过了兩天，有人說得更真切了，并且說：是运起提倡的，三个互助組都准备買哩。……韓師傅心里不平靜了：“难道真有这事嗎？可是，运起为啥連个招呼也不打呢？怨不得給他們的建議，几天了，还不声不响的。哎！近几天來送活的人不是也少了嗎？……”他煩躁地走到隔壁王木匠家里去打聽。得到的消息和他听到的一样，王木匠还感嘆地說：

“咱人老了，手藝也老了，沒有用了！”

王木匠是韓師傅从小的“光腚朋友”，長大后，不断合伙打个車輛啥的，脾气很合得來。他的話是不会錯的。韓師傅回到家里，覺得自己的腸子像被人絞了下子一样直翻騰得难过。正在这时候，門外傳來撲通撲通的脚步声。沒看見人影，就听到三海的破鑼般的沙啞嗓音：

“大伯——我那三把鐮刀停天再打吧，等俺运起哥回來再說——”

“怎么？三海，你运起哥？”

“噯？这么大的事，大伯还不知道？刚才区上送来的通知，叫运起哥到县里开会，大家都要凑着买新式农具哩！……唉，我还得赶快回去开会哪。——”

三海的脚都没有站稳，话也没有说完，一扭屁股又跑走了。他是农会第三组长，一个冒冒失失的小伙子，平时，韩师傅很爱听他说话，说他直爽，现在觉得他像有意刺激人似的，自己的肠子被绞得更紧了，他觉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了，便一屁股坐在板凳上，长一口短一口地出起气来。

晚上，运起回家来，给父亲详细地说了情况：县里要开互助组长会议，区上意见要他去参加。互助组里正想买新式农具，要他顺便打听打听。最后，他说：“以后，大家都用新式农具啦，咱也得研究研究新农具才对。”

“狗屁！我五十七岁了，你还叫我改行吗？”韩师傅一听就冒火，说完就气冲冲地躺到床上去了。

父亲的突然发火，把运起弄得莫名其妙。停了好一会儿，运起又耐心地给父亲解释了一番。可韩师傅一点也没听进去，只是想着：“乱世道，手艺人吃不开；好世道，手艺人还是倒霉！难道再看着新砧子让它生锈吗？……”这样想来想去，他一夜没有合上眼。

四

自从韩师傅得病后，杨永发心里很着急。他知道，快种冬麦了，谁家的犁耙啥家俱的不要修理一番呀，韩师傅一病就耽误大事了！到底韩师傅为啥病呢？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可到底是什么问题，他又摸不清底。

这天晚飯后，要开農会擴大會議，研究播种冬麥前的准备工作。楊永發吃着晚飯，腦子里却在翻騰着許多使他伤腦筋的問題——韓師傅的鬧病和村子里最近出現的各种混乱思想。使用新農具，当然很好；可有人主張，把旧家俱都扔掉，全用新式農具种冬麥，并認為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增產。这都是那些冒冒失失的青年們的主張，三海就是其中的一个；但也有些人就不相信什么新農具比旧家伙强，还說，干了一輩子庄稼活就沒听說過这些新鮮事兒。說这些話的都是些老庄稼手。由于这些混乱思想的影响，近些天群众对收拾家俱，准备冬耕的事也都不大起勁了，我看着你，你看着他，大家都好像在等着什么事情要發生似的。加上韓師傅病了，沒有人修理農具，这就更增加了人們的等待情緒。运起到城里購買新農具去了，可一下子能買來多少啊，怎么也不能代替全部的旧家俱呀！——韓師傅的病，楊永發忽然想起來：也許就和这些混乱思想有关系，也或許是哪个冒失鬼給挑逗起的心病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今晚的會議上就要把買新農具的事情搞清楚；解除群众思想上的疙瘩，冬耕准备工作就好办了。想到这里，永發覺得心里愉快多了。他放下飯碗，正要站起來往外走，三海气呼呼地跑進來了。

“哎呀，人都到齐啦，就不見你來，快走吧！”說着就拉起永發一齐往外走去。

村南头的三間瓦屋里，挤滿了开会的群众。正中間的桌子上，放着一盞煤油灯，不断有人在前后左右走動，灯光忽閃忽閃地搖擺不定。

会，已經开了一會兒啦，人們發言很不普遍。开头时，还

有提出換種、貨肥料啥問題的，等話題一轉到農具上，除掉站在桌子周圍的几个青年人，結合着前几天在这放映过的苏联影片，边說边比划地乱扯一陣外，蹲在牆跟边的老年人，連一声也不啃了，只是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鍋，噴得滿屋子烟霧沉沉，使人呼吸都感困难。

这时，一个留分头的小伙子，往桌面前一站，先用兩手打了几下“手梆”，接着就說起快板來：

新步犁，呱呱叫，
犁得寬來像双鐮，
犁得平來像木鉋，
犁得不起疙瘩，
大家更知道。
明年麥子增產三成，
就像那蒸籠里抓饅頭，
牢靠又牢靠！

一陣哄笑声从人群中响起，馬上又靜下來了。

三海坐在永發的身旁，一会兒站起來走走，一会兒又坐下來，老是愁眉不展的。永發看出來三海心里一定有事，怕是不好意思說，便站起來向着大家說：

“無論啥問題，也無論誰，有意見都可以往外提。戰士們上戰場前，都要擦擦刺刀，拉拉槍栓的；咱們也是一样啊！不事前檢查一下，到以后出了問題怎么办？”

人群里晃動了一下。三海慢騰騰地站起來了。他先咳嗽了兩声，才說：

“新農具好是好，可是听人家說：那上头尽是这螺絲那螺

絲的，很複雜。要是用一下壞了，可怎麼辦？”

永發覺得很奇怪：三海不是主張把舊家俱都扔掉，全用新農具的嗎？現在怎麼話頭又軟下來了？……

人群里發出一片亂哄哄的聲音，有的笑他“光說不吉利話”，有的表示同意地說：“這確實是難事呀！”

“我看政府里能配給咱農具，就應該配給咱技術人員，修理農具，要不——”

“噓——配給你糧食吧，饑吧，更方便些。咋想的呢？”

“……”

永發一面維持着會場，一面考慮着：“修理新農具，確是個問題。要不很好解決這問題，群眾一定不會歡迎新農具。說不定思想疙瘩就在這裡。……”想到這裡，他忽然想起前幾天韓師傅的“建議”來了，心裡一陣亮堂，便用力地拍了几下手掌。會場靜下來了。他大聲說：

“前幾天，韓師傅向我建議：把附近幾家爐房聯合起來，大家互相幫着做活，以免大家急需的家俱不能及時修整。現在，我建議：根據韓師傅的意思，把圈子再劃大點，成立個‘技術研究會’。這樣，他們一方面可以統一修配老家俱，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新技術、學習修理新式農具。他們雖沒做過新的，可是他們有技術，心明眼快，會編席的學編簍子，就不會有多大困難。看大家贊成不贊成？”

“贊成！……”一片歡暢的喊聲振奮着每個人的心弦。

“保險叫韓師傅一看就會！”

“韓師傅還病着呢！噯，王二叔不是在這裡嗎？王二叔，你看行不行呀？”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东北牆角里了。那里正蹲着一臉絡腮鬍子的王木匠。他一進來，就蹲在那里抽悶烟。

“咱們欢迎欢迎王二叔講話！”有人这样一說，接着便响起一片鼓掌声。

“我沒啥說的。”王木匠头也沒抬，低声地說，“俺几个都不会新的，合起來有啥用啊？”

“啥用？像木楸、排杈、鐮刀、糞釵啥的，哪有一样新的？哪一样不需要你們几个做呀？”

“不会新的？啥不是研究出來的。常說：三个臭皮匠，頂一个諸葛亮。你們几个合起來，就成了諸葛亮啦！”

永發見王木匠臉色变好了，知道他心眼里灵活，快轉过弯來了，便走到他跟前，說：

“王二叔，我知道你是明白人，这会兒，大家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搞好生產，就是請你多帮忙，我想，你也一定会——”

“別說啦，永發。”王木匠突然站了起來說，“說干，就干！咱毛主席不是常說：要克服困难嗎？好，我明天就找老韓去，‘开導’，‘开導’他，他跟我害的是一个病——旧腦筋！”

“嘩！……”一片震耳的掌声，直响有半袋烟工夫。王木匠表示了这样好的态度，尤其他說出要“开導”韓师傅的病，这太鼓舞人心了。

大家又談了一会兒，提出些零星問題。最后，永發做結論說，“技術研究会”明天就宣布成立。請韓师傅当正主任，王二叔当副主任。看大家贊成不贊成？

“贊成！”大家一呵声同意了。……

五

中午的陽光透過窗口上的布片，篩進來一縷一縷的像銀條似的白光，由床上、地上反映到牆上、屋頂上。原來又黑又暗的小屋，現在顯得明亮多了。運起娘站在鍋台後邊，刷洗着鍋碗，不斷發出有節奏的“拍——嗒，拍——嗒”的声响。韓師傅斜依在疊得高高的被子上，對着那縷縷的白光發呆。他腦子里正迴響着昨晚黨支書楊永發對他說的話：“你老人家的手藝，咱們永遠是需要的。就說使用新農具吧，旧家伙也不能一下子扔掉呀！還要繼續整修、添制；就是新農具也得有人會修理呀！常言道：會編席的學編簍子就不難。你老人家就憑你那老經驗，心靈手又快，只要一用心學新的，保險就會了。咱們農會已經決定成立‘技術研究會’，大家公推你當正主任，王二叔當副主任。你病好後，可要使勁干啊！咱村正準備種冬麥，可是活緊的季節哪！……”接着，他又想起今早王木匠給他說的話：“老韓啊，都怪咱死腦筋，不懂得毛主席的政策呀。咱手藝人的前途可远大呢！前幾天，你不是提議把咱們手藝人聯合到一起干活嗎？可現在就成立了‘技術研究會’，不正是咱們大顯身手，為莊稼人服務的時候嗎？老韓，不要鬧心病啦，干吧，你還是正主任哩！哈哈……”韓師傅反復想着這些話，越想越覺得有味道。他一会儿想馬上起床，跑到爐棚里去干活，可一会儿他又想，太突然了，叫別人看到不好意思。

“怎麼沒生火呢？韓師傅到哪里去啦？”

運起娘急忙往外望，一個挎着半籃子耙齒的年青人已經走進屋里來了。